春秋傳禮徵

春秋傳禮徵卷九

古婁朱大韶仲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左傳穆叔子皮及曹大夫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矣注兕爵所以罰不敬

徵曰毛詩四言兕觥卷耳七月桑扈絲衣鄭箋並云罰爵也而卷耳傳則曰兕觥角爵也異義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觥亦容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

子有過廓然箸明非所以餉不得云觿謹案禮經於用此器者必分別之曰爵曰觶曰觚於受此器則統謂之爵無名觥者則兕爵即兕觥燕禮有角觶又有象觶是兕爵當以兕角猶稱象觶以兕觥為罰爵特經師相傳說耳

二年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徵曰春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法即八法則即六則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凡射事執其禮事疏禮書若今儀注古者禮皆書於簡

策行禮則執以從故哀二年傳命宰人出禮書周禮謂周之禮書也象即治象教象政象刑象象亦書也以其縣於闕使人則而象之故名其書曰象哀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案魏也闕也觀也一物而三名所以縣治教政刑之象故曰象魏在雉門兩旁象可藏魏不可言藏疑傳本作命藏象作象魏者涉上立於象魏之外而衍正義曰由其縣於象魏故謂其書曰象魏似曲說）紀年成王二十一年除治象昭王元年復設象魏除治象者於四象中除治象不縣也復設象魏者復縣治象於兩觀也周官三易掌於簭人而其書則掌於史官故傳稱筮史易也象也春秋也為三哀傳又稱命周人出御書注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御於君者也案御書無攷定四年傳賜魯公以備物典策於唐叔康叔不言賜

是周書魯獨備有之二十六年傳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書不獨易象春秋傳舉其大者耳

夏叔弓如晉左傳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　哀十五年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陳成子館客

儀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又曰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帥至于館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記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

于工賓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致館加初之儀聘禮卿還玉于館之明日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賓將去親就其館送之司儀亦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致館者君使卿致之也館客者君親就客之館也傳云陳成子館客蓋齊侯不親館而使人館之與致館兩事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徵曰秋官蜡氏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鄭於職金注曰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楬也櫫也皆木也死於道路者書其姓名於木尸於市者書其罪於木其事同廣雅曰楬櫫杙也杙即橜

也廣韻曰楬櫫有所表識也漢書尹賞傳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著與櫫同釋木味荎著鄭司農注蘇師云蘇讀如味荎諸之味顏注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義與此同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傳宋太子佐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注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正義曰隱六年公羊傳輸平猶墮成也然則墮是輸之義朝聘之禮客必致幣於主據主則為受據客則為輸襄三十一年傳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謂布幣為輸幣也言將待輸幣之時乃相見服注云言將輸

受宋之幣於宗廟案禮之享幣皆令宰受不以薦宗廟雖
訓爲輸義不當也

徵曰孔既云享幣皆令宰受安得云輸幣輸幣指客言如
杜解當改傳文爲貿君將受幣焉乃通受幣受賓享之幣
與宗祧之事絕不相關辭與謝同請辭者請謝後見也因
宋太子至久而弗見故請謝之何得云待輸幣之時乃相
見上云六月丙申合諸侯于申則諸侯已見楚子何得云
待輸幣屬適也謂客至適有祭事將墮幣焉是以緩見則
墮幣自指宗廟之事非享幣甚明既云待輸幣之日乃請
相見何得云敢謝後見文義絕不可通謹案地官守祧職
既祭則臧其墮與其服鄭注墮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臧

之以依神士虞祝命佐食墮祭鄭注下祭曰墮墮之言墮下也周禮既祭則藏其墮是也春官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疏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宗廟次祀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已是宗廟亦用幣禮運列祭祀瘞繒此祭地示之禮宗廟墮幣禮無文可證以文義論斷不如注疏所說聘禮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出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此釋幣之禮祭埋幣以否亦無文以證

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左傳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注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正義曰雜記云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此叔孫爲孟作鐘非是宗廟

之器亦釁者周禮小子職釁邦器鄭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此鐘亦禮樂之器故釁之也
徵曰釁者殺牲取血以塗其釁罅落者設盛饌以燕賓客也兩義殊別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鄭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饌以落之爾檀弓云晉獻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是也鄭意甚明庾蔚之云落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歌樂之義也酒食安得云澆落失其義也今案落始也考成也並釋詁文謂路寢既成飲酒以落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何注公羊傳曰考成也漢書翼奉傳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顏注考成也成其禮也蓋指其宮室始成謂之考指其與

賓客燕飲謂之落其義一也昭七年傳楚子爲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楚語作與諸侯始升焉是落卽始也而下傳云楚子饗公於新臺是落卽飲酒也哀十七年傳衞侯爲虎幄於藉圃求令名者與之始食焉始卽落也食卽飲酒二十五年傳衞侯爲靈臺於藉圃將與大夫飲酒焉飲酒卽始食也此云爾末際饗大夫以落之際接也釋詁際接捷也捷與接同故以際訓捷謂孟始從齊至未接諸大夫故欲於鑄鐘落成之日飲大夫酒使孟得卽見焉鐘鼎爲寶器古銘辭多爲頌禱之辭是鑄鐘鼎與築宮室同用落成之禮鐘固須釁但釁與落非一事注誤

使眞饋于个而退注个東西箱

徵曰箱非个也覲禮記几俟于東箱鄭注東箱東夾之前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注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釋宮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注夾室前堂是也聘禮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又云西夾六豆設于北墉下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東夾者東夾之室也西夾者西夾之室也釋宮東西牆謂之序東序外爲東夾西序外爲西夾謂之夾者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然則堂之東西兩頭謂之夾夾室前堂謂之箱亦謂之東堂西堂特牲鄭注西堂西夾之前疏云即西箱是也夾亦謂之介月令有左介右介以其夾於正室也梁武帝議曰左氏傳介居大國之閒此名左右介有左右之義介與个聲義俱同襄八年傳

亦不使一介行李釋文介古賀反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
一个秦誓若有一介臣釋文云字又作个音古賀反文十
二年公羊傳釋文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介之有古拜古賀二反猶大之有
他蓋唐佐二反字可兩讀義則無別故文選思元賦運命
論注引傳並作置饋於介謂之介室鄭注鄉射云居兩旁
謂之个射侯左右謂之介室左右謂之介其義同又謂之
達內則記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
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鄭注閣以板爲之
庋食物也達夾室崔靈恩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
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
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近故於房中減殺於天子惟在
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

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以庋食也案釋宮又云無東西箱有室曰寢無東西箱者謂無夾前之東堂西堂耳是大寢燕寢並有東西夾夾中有閣以庋食物故豎牛命饋食者寘於介而退箱非置食物之處

五年左傳朝聘有珪享頫有璋注享饗也頫見旣朝聘而享見也臣爲君使執璋正義曰鄭氏先儒以爲朝聘之禮使執圭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頫見也謂行享禮以見主國之君也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侯伯子男享王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公侯伯於諸侯享用璧琮子男於大國享君琥以繡於夫人璜以黼

此云享頫有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所以特舉享后者舉璋與圭相對其實享禮圭與璧琮琥璜皆有今檢杜意破享獻之享爲饗食之饗以下云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倍鼎皆論饗禮但饗禮既亡執璋無文耳故云臣爲君使執璋則詩云奉璋峨峨尚書太保秉璋以酢之類是也

徵曰惠氏禮說曰六幣者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享禮以之琥璜曰將大饗以之周書諸侯奉圭當其朝而皆布乘黃覲禮侯氏奠圭及其享而亦陳匹卓此朝覲也皆先以圭致命然後陳馬於庭而享禮行焉聘享或以皮或以馬聘禮曰庭實皮則攝之記曰庭實隨入左先皮馬

相問可也則聘亦以皮馬矣惟聘用瑑圭璋璋以皮者亦以璋先之故曰圭璋特謂皮馬不上堂此圭璋曰先也璧以帛琮以錦者謂帛錦之上以璧琮加之士昏禮注云古文錦皆作帛蓋古錦帛通故不曰錦而皆曰帛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若諸侯自相享則以瑑璧琮享諸侯束帛加璧享夫人束帛帛讀為錦加琮此享禮之璧琮曰加也琥以繡璜以黼者謂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酬以繡黼而將以琥璜終南諸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天子命諸侯曰元袞及黼此王賜繡黼之文其錫之也王拜送爵以琥璜將之故曰琥璜爵詩曰承筐是將此大饗之琥璜曰將也大韶謹案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

侯朱綠繅八寸經曰使者受圭受夫人之聘璋又曰聘于夫人用璋是朝聘用圭璋也經曰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享元纁束帛加琮是享用璧琮也惠說根據禮經較鄭說為長至皮馬無一定之法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聘禮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注言則者享用皮或時用馬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是小行人所云圭以馬璋以皮者特大總言之古者重帛而錦次之聘禮郊勞畢賓奉束錦儐勞者覲禮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聘禮歸饔餼畢賓降堂受老束錦

又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儐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賓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兩馬束錦覲禮天子賜侯氏舍儐之束帛乘馬賜侯氏車服儐以束帛四馬此聘賓儐使者用錦諸侯儐天子之使則用帛也聘禮賓覿奉束錦又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此享用帛而私覿用錦也又賓問卿奉束帛入賓面加覿幣注加私覿君之幣上介特面衆介面如覿幣此問用帛而私面用錦也士冠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士昏舅饗送者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大夫送者以束錦此酬賓用帛酬送者以錦也皆古人重帛之證故禮經於束帛皆加璧束錦則加琮聘禮云享夫人束帛帛當爲錦字之譌耳

惠謂錦帛通未祭也杜見享禮無用璋者故破享為饗案傳但混言之禮器云琥璜爵饗用琥璜不以璋也注者當據禮以疏證之不當破讀禮經及周官於享祀之享饗食之饗兩字分別截然左氏及小戴記每混用故多錯解又云臣為君使用璋直虛造禮經矣正義迴護杜失乃引尚書毛詩兩璋以證不思彼璋皆指璋瓚祭器也於享頫何涉

宴有好貨

徵曰天官玉府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疏王於羣臣有恩好因燕飲而賜之貨者七年傳好以大屈是也

飧有陪鼎注孰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正義曰

聘禮賓始入館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

鄭云食不備禮曰飧飪孰也其鼎實如饔餼羞鼎則節同陪

鼎也以其實言之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鄭以飧禮小

饔餼禮大故云不備杜以餼生而飧熟故曰熟食

徵曰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饔飪一牢鼎九設于

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

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膷鼎在

牛鼎西臐鼎在羊鼎西膮鼎在豕鼎西其陪所設當西階

之內廉公食大夫禮設加饌曰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

膮食禮之有加猶歸饔之有陪鼎其實則膷臐膮也

出有贈賄

徵曰聘禮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使者歸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此贈聘賓及介也司儀云致贈如將幣之儀此主國君賄聘君也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注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正義曰上言加籩此言豆者籩豆並加互舉其一也

徵曰食禮有豆無籩公食大夫曰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

九俎不言籩是也燕饗籩豆並設鄉飲鄉射兩禮並云主人獻賓薦脯醢賓升席設折俎燕禮主人獻賓獻公皆薦脯醢設折俎脯乾肉實於籩醢七醢也實於豆其實則天官籩人云朝事之籩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棗栗桃乾橑榛實加籩之實蔆芡栗脯蔆芡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醢人掌共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注五齊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雁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三臡麋鹿麇賓禮與祭禮同故公食大夫曰宰夫自東方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麋臡聘禮歸饔餼堂上八豆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西夾六豆北上韭菹其東醓醢東

來亦如之僖三十年傳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是也其數下
大夫六則上大夫八豆八籩加以葵菹蝸醢禮獻依命數
鄭注掌客云爵卿也飧饔五牢爵大夫也三牢則卿獻五
大夫獻三故昭元年傳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每一
獻而薦籩豆故曰五獻之籩豆季孫爲魯上卿獻當五武
子謙以次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故曰不過三獻聘禮記
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是饗禮之籩豆固有加注
云多於常禮亦屬肌說
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
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

馬二匹

徵曰聘禮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賓振幣進授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西乃出又賓問卿後賓面賓奉幣庭實從注四馬面卽覿也禮經於君言覿於卿言面互言之耳禮用乘馬惟諸侯享天子用馬十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八用六者本降殺以兩法或春秋不能盡如禮也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惟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所過邦無勞禮以國君而勞卿尤失禮

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匄誓曰

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

儆曰聘禮若過邦誓于其竟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

讀誓司馬執策立于其後鄭注史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

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

示罰謹案史所讀即誓書也秋官士師五戒一曰誓用之

於軍旅

七年左傳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正義曰服虔云鼎三足則圓

四足則方

儆曰藍溪廣川書跋曰祕閣二方鼎其一受大府之量一

石七斗又一受量損二斗三升四足承其下形方如矩漢

人謂鼎三足以象三德又謂禹之鼎三足以有承也韋昭

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其下則圜當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工𢰅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壄子曰鼎成四足而方是古鼎固有四足也

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蹶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能中過防不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注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爲旃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曰寸也轚絓則不得入疏以車爲轚舉轅爲門又建旃以表之故云置旃以爲轅門徐邈云流至也門之廣狹足合車通至車兩軸去門之旁邊一握或爲流旁握者謂建旃表

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輈各一握也古字同通故傳作流但與注少僻耳

徵曰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鄭注轅門曰謂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爲藩則仰其車以其轅表門注旌門曰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肆同）若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疏仰車以其轅表門者謂仰乘車轅相向以表門故名爲轅門大司馬狩田田之法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弟出和門也據此是轅門與旌門別轅門若史記衞將軍傳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仰

兩車之轅以表門故鄭云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旌門樹兩旌爲之故大司馬職謂之和門和與桓古同聲鄭注禹貢和夷曰和讀曰桓漢書尹賞傳如淳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春官典瑞公執桓圭注雙植謂之桓雙植謂之桓圭爲左右門謂之和門其義一也故車攻毛傳作褐纏旃以爲門旌旃微別而古多通稱穀梁毛傳說以旃周官云以旌義同故車攻正義引大司馬文云彼旌即此旃是也正義又曰既爲防限限字依較勘記設周衛而立門乃以褐纏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然則傳云轅門者以車從門出故名轅耳范說以掌舍之轅門似非流與游同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斿者旌旗之斿也字從㫃訓與旒同桓三當云二年左傳鞶厲斿今本

游

繆是也學者讀斿爲旒㫋爲假借桉顏說非也說文曰㫋旌旗之游㫋蹇之皃从屮曲而垂下㫋相出入也讀若偃古人名㫋字子游又曰㫃旌旗之流也㳺旌旗之流也段注曰旗之游如水之流故曰流周官字作斿旒乃俗作耳本無此字安得謂之假借傳云流即繆游旌旗亦通稱九旗之竿首運羽旄則謂之旌游之數大常十有二斿九旗七旗六旐四帷置旄以爲門故有流流旁握者旗之游去車軸四寸耳毛傳作剛容握義同或說得之徐訓爲至非也

九年左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注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正義曰劉炫云

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髧彼兩髦又云因以敝之者謂
親殁不髦案禮加冠以後親殁以前身既成人猶自垂髦
何得云童子垂髦若三加之後棄弁不棄髦杜何得云棄
其始冠既弁連髦而言知非親殁之髦也

徵曰既夕云既殯主人說髦鄭注兒生三月剪髮爲鬌男
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
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形象
未聞內則記曰子事父母拂髦冠緌纓鄭注髦者用髮爲
之象幼時鬌拂髦振去塵而著之既著髦乃加冠喪大記
云小斂主人說髦鄘柏舟毛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
之飾據鄭注云拂云著是髦假他髮爲之其制本爲事父

母之飾故既殯而說與冠絕然兩物故內則於拂髦後乃云冠緌纓士冠記云始冠緇布之冠也冠而敝之可也傳云因以敝之者謂既冠而棄其緇布冠親歿而棄其髦如杜解則是因冠而并去其髦則既殯而說者豈又有髦乎杜於禮甚疏多肊爲之說正義曲爲迴護尤謬

十年夏齊欒施來奔左傳遂伐虎門正義曰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鄭云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左傳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注載幣用車百乘

徵曰據禮三享用束帛庭實唯國所有若皮若馬春秋即

乘幣斷無多至百乘今案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注十箇爲束兩者兩兩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大國故用百兩兩謂匹兩非車兩之兩聘禮官陳幣史讀書展幣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故君言曰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言古者用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案說文輦輓車也从車扶扶在車前引之也鄭注小司徒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然則輦用以載任器亦以載幣帛千人亦舉人數耳注不可從

十一年左傳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僖子使助薳氏之簉

徵曰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鄭注重天時權許之也案文十二年穀梁傳注引譙周曰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此說深得禮意較鄭爲勝內則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成十一年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與內則合昭十九年傳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周語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人三爲眾女三爲粲康公之母不止奔女但云三者之備物是奔固不在禁例周官之法

牋故權許於仲春說者以周官此法爲莽歆所竄是未睹內外傳管子有台獨之政入國篇曰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謂之合獨與周官之法合

左傳衣有禬帶有結注禬領會結帶結也釋文引說文云禬帶所結也

徵曰曲禮記曰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鄭注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視之目不過此玉藻記曰凡侍於君視下以聽上視帶以及袷注袷交領也會與合義同故小戴記字作袷其實袷爲禪袷之袷交領字正作禬惟禬爲交領故曲禮又云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傳云視不過結禬之

中義同玉藻又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畢結三齊注結約餘也許以稽爲帶所結與禮不合陸引之非也

朝有著定會有表注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正義曰著定佇立定處故謂朝內列位常處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過非也杜意并探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謂之表著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

徵曰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郭注羣臣之列位也位與著同故十二年傳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注著位次是也十六年傳共祭在廟已有著位周語大夫曰恪位著義同春官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位常猶著定杜云

列位常處是也夏官司士掌朝儀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鄭注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古者朝庭而不屋故釋宮云中庭之左右左右即東西諸書但言著位不聞言表著周語昔成王盟諸侯於岐山置茅蕝設望表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注云束茅以表位爲蕝蓋會盟爲壇立表以明其位使會者各就其表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以旂爲表會盟之禮同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處著指朝表指會文義分明安得以著定混言之曰表著或杜意解定字謂列位有常處故曰著定傳寫者誤爲表著耳不然劉規之甚當正義曲爲之說謬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左傳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正義曰周禮幕人掌幄幕幄帟綬之事鄭注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或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凡四物者皆以綬連繫焉然則幕與幄異幕大而幄小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注建立旗旗不曳其旆旆游也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正義曰釋天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璞曰帛續旐末為

燕尾者然則旒謂旂身旆謂旂尾旆綴於旒本是相連之物非別體也而不曳其旆當纏繼於竿頭蓋如禮記德車結旌也釋天又云練旒九周禮所謂九游七游游即是旆故云旆游也然天子十有二游并屬於一幅之廣於理不可蓋游數多者旁綴於縿如今之旗其軍前之旆如郭所說

徵曰說文旆繼旐之旗也沛然而垂毛詩出車傳曰旆旆游垂貌蓋以帛繼旐末垂之旆旆然故曰旆士喪書銘于末注今文末為旆旆得與末通者亦垂之於下非特聲相借也定四年傳或旆以會蓋不旆者卷而不垂旆之者垂之也正義云旐為旗身旆為旗尾是也謂旆即游非也釋

天云練旒九邵氏正義曰以絳絲爲下垂之旒故有九斿七斿六斿之別旆即旒末故許云繼旒之旗釋名云雜帛爲旆以雜色綴其邊如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然則朝會所用縿斿於縿末不用旆軍旅所用繼旆於旒末不用斿以此而別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正義列先後鄭賈服四說而從王肅說先鄭及服注云鄭伯爵在男服也駁曰周制男服在三距王城千五百里鄭去京師不容此數賈注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駁曰子產爭國小貢重輒

言鄭爲南面之君復何所益後鄭云男謂子男也周之舊
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駁曰武公旣遷東鄭幷十邑
爲國不得食子男之地若西鄭時食子男之地今爲大國
自當貢重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王肅
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言
鄭在甸服之外其爵列於伯子男言爵卑國小不應出公
侯之貢

徵曰惠氏補注引春秋繁露云周爵五等春秋三等合伯
子男爲一爵故云伯男又引桓十一公羊傳何注云春秋
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大韶謹案西京時多
用公羊說不可通於左氏今案周語曰鄭伯南也王而卑

之是不尊貴也韋注引鄭司農云南當子男鄭今之新鄭新定之於王城為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正後鄭說也先鄭以為男服則六服內之男服矣韋注合而一之似宜有別昭案內傳云云只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韋從先鄭說最得正義欲申杜乃云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則當長方言王當尊貴豈反等伯爵於子男之列明居男服故曰伯男非所云國小也

十五年左傳六月乙丑上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注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晉書杜預傳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叔向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則是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

徵曰杜預短喪之議固無足辯平心而論實左氏有以啟之請傳所載文元年晉襄公既祥朝王於溫襄十五年十二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於湨梁晉侯與諸侯宴使諸大夫舞歌詩必類傳載其事無貶刺之文昭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六月（禮書五月）葬鄭簡公未葬而請免喪則既葬即除喪矣以此為禮此杜預所藉口以詆世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戲）晉侯以公宴

問公羊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案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哭踊三者三乃出此謂孤子當冠之年因喪而冠故曾子問記曰除喪不改冠乎明不備禮穆姜爲襄適祖母承重三年襄年十二未當冠因喪冠而用吉冠此何禮也文元年穆叔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左氏並曰禮也凡君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於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祲祥禮也案聘禮於聘君曰宰入告具于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於所聘之君曰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始卽位必相聘則兩國之孤並須釋服卽吉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此已入竟而遭所聘之君喪非因卽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入竟則遂若未入竟則反奔喪矣豈有君喪未期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喪三年不祭不以純凶接純吉也烝嘗之禮尙不行而要結外援舍其本而圖其末此何禮

也昭十年晉平公旣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對引彼證此自相乖刺而鄭箴膏肓曰周禮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禮案父子相繼曰世非謂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禮三年喪畢當先朝天子不得誣周官喪服斬衰三年章一曰君天子崩未葬而諸侯自相朝此何禮也君毋之喪服斬衰禮非皮弁卽朝服以大冕爲非禮以盟爲禮此何禮也文二年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內不圖昏董傳曰納幣之月在喪分

故謂之喪取而鄭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宜之禮案禮爲長子三年無論成風不當主昏自主昏亦須在禫後凡事可以權三年之重無所謂權鄭此說所謂又從而爲之辭左氏習於衰世之故以非禮爲禮不知春秋所書皆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其惡自見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惠公之喪日無攷但在元年不逾小祥前後隱於十一年十一月薨而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又盟于越未五月也莊於三十二年八月薨而閔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文於十八年春二月薨而宣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于平州此既祥也八年六月夫人姜氏薨二月公如齊襄四年秋七月夫人姒氏薨冬公如

晉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十二月同盟于鹹此未詳也書列國若桓十四年十二月齊僖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于艾僖九年三月宋桓公卒夏襄公會于葵丘十二年十二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于鹹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月成公會諸侯于洮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年五月昭公盟于踐土成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于戚襄四年三月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于戚十五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三月會于溴梁定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四年二月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諸侯于召陵五月盟于皐鼬與宣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

元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未踰年而稱侯以使春秋因其背禮之實直書以示譏例同則凡未終喪而出盟會與背殯而出如宋襄陳宣者遲速不同其背禮等穀梁於傳九年發傳曰以宋子爲無哀此譏不勝譏之意深得春秋微旨杜預不察乃捌爲短喪之說

晉博士段暢中杜預議曰尚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惟鄭氏以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衰麻躬行信默聽于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楚語論語坊記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惟尚書大傳以亮闇爲凶廬蓋伏生所說鄭氏之所依据而攻之

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惟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者案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大韶謹案諒梁同聲通借闇從音聲陰音亦以同聲而借文十七年左傳鹿死不擇音杜讀音爲蔭是也侵覃部多通轉故尚書論語漢書五行志白虎通四時篇作諒陰禮記尚書大傳文九年公羊傳何注作諒闇鄭於喪服四制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注無逸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鄭云柱楣者喪服傳曰既葬翦屏柱楣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翦屏者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戶旁兩箱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

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然則始喪倚木為廬無柱與楣旣虞乃施楣及柱漢書胡建傳注區者小室之名若為菴屋之類廣韻庵草舍也菴庵皆後出字正字當為闇闇為廬故字從門以其不施楣柱其處幽闇故引申之又為悶闇之義伏書說命傳曰高宗梁闇不言何謂梁闇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今古文家義同僞說命亦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又曰以台正于四方台德恐不類茲故不言恭默思道亮陰三祀者居廬三年也其惟不言者不施令於百官也楚語曰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

不言楚語無宅憂之文故云三年默以思道作僞書者襲之作恭默思道與諒闇之義本不相涉孟子亦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居廬者居於諒闇也未有命戒者聽於冢宰也以諒闇爲信默不言高宗何以於免喪之後始云不言若以免喪爲既葬除喪何云諒闇三祀是僞書亦以諒闇爲凶廬喪主哀何云信默即不言既云信默又云不言叢複不成文既云信默說命何又云恭默諒有信訓無默訓而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亦云諒信也陰猶默也孔安國論語注出王肅僞撰海寧陳氏鱣辨之甚詳韋注楚語云默諒闇也望文生訓義絕不通伏生爲尚書大師故鄭宗之其餘等之邪說誣民可也心喪者師無當於五服故檀弓記云事師心喪三年哀痛

迫於中斯衰麻飾於外三年大喪而可以無服之服託名心喪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其斯之謂與

注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正義曰喪服杖期章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

徵曰惠氏補注曰墨子公孟篇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爲後之子又非儒篇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

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墨子所據喪禮與傳合與喪服傳異傳云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必三年然後取不得爲三年喪服也且天子絕朞安得引以爲證大詔譏綦父在爲母期父卒乃爲母疏衰三年而傳云三年然後取者蓋爲母期特厭於父也子厭於父不敢伸其私尊故父卽達子之恩三年然後取卽謂之三年之喪可傳文本無語病墨子所云爲妻三年不知其何所據

十六年左傳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之注執政掌位列者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

徵曰禮經不載饗禮以公食大夫徵之經云公迎賓于大
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此
迎賓之節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小
臣東堂下宰東夾北內官之士在宰東北介門西北面西
上此主國羣臣及聘介之位也食禮無酢席燕禮席公于
阼階上西鄉饗備獻酢酬公席當與燕禮同故羣臣位在
東統於君也介立於門西統於賓也東夾南者位在堂下
遙當東夾也禮士大夫入君門由闑東由闑東而入於東
夾南其勢徑孔張蓋因後至悤遽由東而西乃立於客閒
計賓入門三揖卽至於階不得停留而云立於客閒者校
士冠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

碑揖士昏納采使者至于廟門揖入三揖注云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主人與賓三揖注三揖者將曲揖當陳揖（釋宮堂塗謂之陳）當碑揖士冠疏云主人將右（謂轉身東向）欲背客宜揖將北面（東行折向堂塗）與賓相見又宜揖碑是庭中大節（三分庭一在北）又宜揖此三揖之節賓與主並行者至使臣與鄰國君三揖與此不同案聘禮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下云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鄉於公揖入注曰公先入省內事繼則立於中庭以俟賓於賓立接西塾注曰立於廟門外是則賓及廟門公先入在庭南賓既入門東即曲故有北面西上之儀賓介既定位公揖之乃右曲西行食禮公

迎賓于大門內大門之內非即門內霤亦當如聘禮立於中庭而西鄉迫大夫納賓賓與介入門左聘禮記其介爲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敵禮也賓既定位公於中庭揖賓賓乃右曲公揖賓賓西鄉既揖乃轉身東鄉行至堂塗乃轉身鄉北又揖賓賓乃鄉堂塗主國君在前賓在後皆公揖賓乃行至碑賓主始相鄉與賓主敵者儀節異是賓自入門以後常後於公不並行故孔張得退至客之後客之後者客之西也樂縣之位據大射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孔張初立於客閒縣立於客之西終乃立於縣閒此縣當指西階之西而益西矣淩氏禮經釋例曰堂塗與門不相值而與階相值故賓主

入門至內霤將右曲堂塗賓主必相背故揖是之塗復曲而北面賓主又相見故再揖當碑將及階矣故三揖
受脤歸脤注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正義曰諸儒皆以脤爲祭社之肉劉炫以爲祭廟之肉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而歸脤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戎事攝祭於社故杜直言祭歸肉於公不言家祭也
徵曰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秋官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定四年公羊穀梁傳並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大宗伯疏曰對文脤爲社稷肉膰爲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盛器

之蜃注云飾祭器是祭器皆飾以蜃也然則歸脤與受脤
並指廟祭言受脤受胙於公也歸脤歸胙於公也天官膳
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疏證以春秋傳受脤歸脤
是也正義迴護杜失冊爲之說耳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左傳子產使子寬子上巡
羣屏攝至於太宮注屏攝祭祀之位正義曰鄭衆云攝束
茅以爲屏蔽
徵曰楚語屏攝之位韋注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所以
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案鄭注檀弓云翣以布衣
木如攝與又注喪大記曰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
尺四寸方兩角衣以白布柄長五尺是說翣之制也云如

攝與是攝與褻形制相類故韋云如要扇

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注野司寇縣士也正義曰周禮司寇

屬官有縣士其職云各掌其縣之民數而聽其獄訟若邦

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諸侯縣士亦當然鄭

注云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

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言掌野者郊

外曰野大總言之也

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左傳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

正義曰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旣正尸子坐于東方

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

云正尸者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

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彼言子坐東方謂太子卽鄭所云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卽別適庶況其至葬君道已成矣太子失其位明不在適子位也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注牢禮各如其命數晉人失禮故爲鮑國七牢正義曰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饔餼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亦當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晉人失禮加七牢據下云加四爲十一牢知爲七而劉炫云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則臣之牢數不依命數鮑國當五牢加二牢耳鄭注掌客云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太牢非也

徵曰劉說是也掌客明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
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鄭云命數則參差難準略於京
用爵而已大聘使卿聘禮歸饔餼五牢飪一牢鼎九虛
二牢鼎二七餼二牢法用五不用三傳曰列國之卿當小
國之君固周制也是不依命數也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
五獻之籩豆則獻依牢數杜不據禮肊為之說

華亥向寧自陳入于南里以叛左傳乃徇曰揚徽者公徒
也注徽識也

徵曰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
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又曰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
其名家各象其號注徽識旌旗之細也士喪禮為銘各以

其物以緇長半幅廣三尺書名于末此蓋其別也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則以相別也又大司馬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名以辨軍之夜事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六月箋云識徽識也將帥以下皆箸焉又春官肆師表齍盛注表謂徽識也據鄭箋注是徽爲旌旗之小者箸於背以爲題別在軍以備死事茇舍以辨夜事生之有徽識與死之有銘旌其義同故檀弓記說其義曰銘銘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矣故以其旗識識之注疏本脫上識字此據士喪禮注補

旗識與徽識皆所以題別也此注云徽識也脫一徽字當言徽徽識也乃與鄭注合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左傳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正義曰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是禮坐公西向賓南向也右坐者令在宋公之右蓋在宋公之北同西向以相近言其改禮坐也

徵曰正義說是也燕禮記曰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禮云若有諸公席於阼階西東上此因其近於君故北面所以別嫌也與此別

九月己亥公孫于陽州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

微曰夏官家司馬鄭注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叔孫
氏司馬鬷戾
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氏以王子朝奔楚左傳昔先王之命
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
卿無私古之制也何氏膏肓曰春秋之義與三代異建適
媵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
不以長王后無適別尊之敬之義此何義不明當有說誤無所卜筮
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
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賢臣下必從豈復有
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又大夫不世
如幷爲公卿通繼嗣之禮左氏爲短鄭箴曰立適固以長

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始
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
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挩是王不得立愛
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短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
義矣公卿之世立者有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犯
徵曰漢初周官左氏並未立學官而坊記曰惟卜之日稱
貳君不特春官太卜有卜立君之法何不信周官故有此
說公卿無私指單劉立子猛及敬王言謂公卿不得私有
所援立何鄭並失左氏旨
二十七年公如齊左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
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

注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君宴大夫使宰爲主獻爵也
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劉炫云燕禮司正洗角觶南
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
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彼是請賓使自安
當如彼使宰請爲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使司正請安於
賓服虔亦然杜云齊侯請自安非也正義駁曰鄉飲酒禮
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於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
是常事何須載其事以爲卑公之義明是齊侯欲自安不
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審思而規杜非也
徵曰燕禮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賓升自西階主人亦
升自西階注主人宰夫也宰夫太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

食者也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天子膳夫爲獻主疏曰燕義云宰夫爲獻主是也大射之先行燕禮亦然是燕禮燕己臣子使宰夫爲獻主也聘禮記燕則宰夫獻注爲主人代公獻是燕異國之臣亦宰夫爲主人也燕禮記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禮必立賓一人備獻酢酬之節故宋鄭享諸國之大夫以趙孟爲客季孫飲大夫酒以臧紇爲客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皆主人親獻鄉飲鄉射並同公與臣燕使宰夫爲獻主盡臣不敵君故使宰夫獻若兩君相燕則君爲獻主如晉侯以公宴於河上（襄九年）晉侯以齊侯宴（昭十二年）以與也此主君親獻也齊侯比公於大夫故使

宰獻安坐也燕禮皆立行禮至徹俎後乃說屨升就席所謂安也無論賓主相敵與否燕必坐齊侯之卑公不在請安在使宰獻也杜云比公於大夫振禮言也解請安爲請自安則昧於禮矣正義雖多方回護無益也

二十九年左傳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徵曰郊特牲正義曰社稷之義舊解不同鄭以社爲五土

之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食之稷有播種之功（從校勘記）配稷食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並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聖證論難鄭云召誥曰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鄭孝經注社后土也（從校勘記）旣云社后土卽句龍是自相違又異義曰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謹案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是賈許馬王說並同與鄭異

又答趙商問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社后土從校勘記句龍爲后土後轉而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誰策當從鄭義本年正義曰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西阿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文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刑之神耳由此言之知句龍祝融元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食之神名也雖本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亦得稱后稷也正義此說實足與鄭義相發明何注莊二十三年公羊傳亦云社者土地之主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

秋而祭之與鄭義同社地主也后土卽社句龍能平九州故名其官曰后土死則配食於社月令五人帝五人神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以木火土金水而王死爲五行之帝其臣卽以五行之精配食故中央后土與句芒祝融蓐收元冥並列襄九年傳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左氏說古之火正謂火官也帝嚳時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祝融閼伯並配祭火星故柱棄亦配食於稷以柱棄爲田正之官因其能種百穀故配食於稷傳言故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卽五人神如王肅說杜卽句龍稷卽后稷則木正卽重金正卽該水正卽修熙何以木火金水四正配食五行之精而土正但祭后稷至異義

謂旣祭稷不得以稷米祭稷反自食核社祭百穀非專以稷祭非所難矣

又案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社卽大司樂所云澤中之方丘亦曰泰折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是也社祭地祇故曾子問禮運郊特牲中庸仲尼燕居諸記並與郊對文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漢書郊祀志載翟方進奏議引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

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此在劉氏較書以前知經師說
泰壇即圜丘泰折即方丘方丘之祭即大社大宗伯以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經文不列地祇而以社稷列五嶽之
上則社稷即地祇曲禮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侯
不得祭地祇故立國社月令仲春令民社孟冬大割祠於
公社地官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也王社侯社則小司
徒云凡建邦國設其社稷之壝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
社稷是也崔靈恩云大社在藉田案周語云王耤則司空
除壇農正陳藉禮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毛詩載芟序曰
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此陳氏禮書說舊說諸
侯三社案傳云閒於兩社兩社謂侯社亳社也在雉門內

不聞諸侯有三社也置社者史記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
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此大夫以下通於士庶也故十
一年傳云盟於清丘之社此民間之社祭社必祭稷故載
芟序曰春祈社稷良耜曰秋報社稷也大司徒注社稷后
土及田正之神田主后土田正之所依也是也駁異義以
稷爲原隰之神案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原隰爲
五土之一言土祇而原隰自舉矣何須別祭鄭此說與傳
違不可從
杜解土正曰后土云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爲
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案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司
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鄭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

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其祀戶祭先脾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其祀中霤祭先心秋其祀門祭先肝冬其祀行祭先腎聘禮記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篇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是中霤與門行幷竈同爲五祀與此社稷五祀別郊特牲記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此言天子諸侯祭社大夫以下不得祭主中霤耳非

以中霤配社也異義曰古周禮說顓頊有子爲祝融祀以爲竈神鄭駁曰祝融古火官之長乃是五祀之神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案禮器記曰爨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以竈爲火正與以中霤爲土正均失之

春秋傳禮徵卷九

春秋傳禮徵卷十

定公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閒然後即位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諡始死之義禮始死於北墉下釋文墉音容本又作牖校作墉者是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閒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孝子之恩動於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

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穀梁引子沈子說

同

徵曰曾子問記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鄭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於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柩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雜記記諸侯行而死之禮曰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惟輤為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宮適所殯謂兩楹之閒凡柩自外來者正柩於兩楹之閒尸亦彼之於此皆

曰殯焉與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閒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二年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徵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內霤遂出大射儀同是禮有賜脯之法故閽人乞焉奪杖以敲則非禮矣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𦍑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左傳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

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注社稷動謂國遷正義曰劉炫謂軍行徵曰劉說是也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凡師出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鄭注社軍社也大祝大師宜于社設軍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宜于社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主在軍者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據禮凡軍旅必載社主以行社稷不動即謂嘉好之事曾子問記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但告而已故曰祝不出竟軍行祓社謂軍社也杜謂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亦非也釋天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王制天子將出征宜

乎社此謂師未出竟先祭社也祓社祝奉以從謂先祓除
而祝奉社主以行與宜社自厲兩事杜皆失之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注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
取染草也通帛爲旃析羽爲旌正義曰周禮司常通帛爲
旜鄭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大赤是通帛知少帛
爲雜帛也茷即旆也爾雅繼旐曰旆旐是旗身旆是旗尾
尾猶用赤則通身皆赤知綪茷是大赤然則大赤即是旃
旌綪茷之下更言旌者茷言旗尾旃言旗身圖其文故具
言耳不然旌是干之所建旗皆有旌少帛旃旆之後何須
更言旌明是圖其文耳
其藏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

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徵曰禮二名不偏諱（偏與徧古字通見禮記釋偏）與晉言故諱其一曰亟稱本國亦諱其一曰武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故次第與史異

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左傳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乎始尚羔正義列賈侍中鄭司農兩說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尚羔駮曰周禮禮記皆言卿執羔大夫執雁並以爵斷不依命數言尚羔者當謂舊賤羔而今尊之耳若本僭孤禮皆執皮帛當云始復用羔不得云尚也鄭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

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
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僭羔記禮所從壞
駮曰禮傳及記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所執無異文周禮
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及侯伯之下並云卿皆羔又士相
見者諸侯之臣相見之禮也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
夫相見以羔安在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乎曲禮云飾
羔雁者以繢鄭康成云此爲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
然則天子之臣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諸侯之臣不畫所異
者惟此而已其執不異傳文之乖於禮者僭卿也皆當執
羔趙鞅荀寅不當執雁此是當時之失於伍下以晉卿失
於伍下魯卿不應僭上益明賈云魯卿舊執皮帛非其義

矣魯人始知執羔爲尊或亦效晉惟上卿一人獨執羔耳
未必卽能如禮諸卿執羔也
徵曰聘禮聘畢後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
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鄭注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
雁下於見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卽掌客云卿皆見以羔
聘禮記賓卽館訝將公命又見見以其摯注大夫訝
者執雁士訝者執雉又賓旣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注上
介執雁羣介執雉並與大宗伯文合傳於變禮之始云晉
於是乎始舉魯於是乎始逾今云始尚羔似稱卿大夫並
用羔今見晉正卿執羔介卿執雁始以羔爲貴耳至趙鞅
荀寅依禮不當用雁正義說是也又案曲禮記曰飾羔雁

者以績鄭注績畫也注大宗伯引記曰謂飾之以布而又
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以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
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謹案鄭於經典績字
並訓畫文畫字並訓雲氣故云爾案說文績織餘也一曰
畫也則畫爲別一義急就篇承塵戶㡘條績緫顏師古注
績條亦組之屬以績者謂以組維係之首及足經云布記
云績義同無天子諸侯之別

盜竊寶玉大弓公羊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注判
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
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
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

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徵曰毛詩棫樸傳曰半珪曰璋箋云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古統謂璋瓚曰璋郊特牲記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卽圭瓚璋瓚攷工記玉人亦云大璋中璋邊璋故顧命曰秉璋以酢卽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灌也故何引詩以明璋卽璋瓚其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無文可證董子四祭篇曰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此何所本而鄭注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則天子郊天無用鬱鬯以祼者何鄭異義不可强合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繅三采六等問

諸侯朱綠繅禮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校帛當爲錦加琮璧以享不聞以聘璋夫人以聘不聞以徵召也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牙璋非琢璋而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起兵此附會之說非周官法典瑞又曰鎮圭以徵守不聞璋以徵召也禮天子彤弓弓把謂之拊五采備謂之繡行葦毛傳曰彤弓畫弓也故曰弓繡質謂畫弓也校定四年左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氏之繁弱明堂位記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春秋書寶玉大弓當指此何不信周官左氏故說多異

哀公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曰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曰納者何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曰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邪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

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
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
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
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
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曰此衛事也
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孔氏公羊通義曰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
非謂輒可仇讐其父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
士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可立蒯聵無父命不可立
徵曰喪服父爲長子三年傳曰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重
也謂我受重於父子又將嗣已而傳父之重此重謂適適

相承之重非謂孫可爾祖也禮有適子無適孫祖父卒適子及衆子俱服期不父其父安得有王父以王父命辭父命此逆天理背人倫之大者孔廣森據喪服傳之尊祖爲解案傳云者謂尊祖統也故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即穀梁所云德厚者流澤光之義以之解公羊此說則是祖可厭孫祖父在當爲父期矣誣經背道莫此之甚據左傳衞侯謂子南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歿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是靈公未嘗命立輒郢初

辭以君夫人在堂者意在蒯聵特不敢顯言立之耳及靈公卒郢知南子必不欲立蒯聵倉卒無君乃云亡人之子輒在江熙曰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立輒據經解經其說郢允春秋不嘗書衛人立晉乎若衛之臣子奉輒爲君當書衛人立輒竊以當日時勢論之趙鞅之納非爲蒯聵也曼姑之圍非拒蒯聵也毛氏奇齡經問曰晉伐衛不過借衛世子之入槼喪嫁兵故國人拒晉非衛君拒父也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以爲伐衛者趙鞅非蒯聵也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拒晉者齊衛二國非衛君也惠氏說曰戚乃衛孫氏邑或屬衛或屬晉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八年復歸之衛成七年孫林父

出奔晉則戚隨屬晉衛侯如晉晉歸戚於衛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如晉則戚又屬晉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衛晉閒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衛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於衛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班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鞅禦之遇於戚將戰衛大子爲右先是鞅納蒯聵於戚故爲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於鐵者鐵乃戚城南之丘明鐵之戰實在戚則是時戚仍屬晉矣至哀五年范中行之亂既平趙鞅以衛救范氏故伐衛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虞則齊衛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衛及中山與衛世子何與是時晉失諸侯趙氏與范中行爭國與

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詳密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見經有納戚後有圍戚之文遂疑曼姑爲子拒父如其然齊國夏何爲哉四年國夏伐晉取晉八邑而納荀寅于柏人者中山之力居多故三年圍戚國夏主兵而求援於中山也人雖甚不肖苟非兩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爲戎首以助之者知其必不然以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成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獨書子圍父滅天理絕人倫君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識後之學者詳焉惠說援據晉衛事本末據經解經而春秋之大義明而生人之倫敘正治公羊者向無如漢之雋不疑與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

徵曰檀弓記云君即位而爲椑鄭注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注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鄭云僭者據禮卿大夫本無椑今簡子云罰始無椑（辟椑同字）知常禮用椑矣故云僭

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注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穀梁曰不正其閏也鄭志趙商問曰穀梁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見文六年公羊謂喪以閏數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月無與於數也徐彥疏公羊引而申之曰鄭氏之意穀梁所云謂期與三年也公羊所云謂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

徵曰喪事數閏以否說多岐晉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祥除應在閏月喪事先遠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左丞劉遵議春秋文元年閏三月設

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以閏附前月而不愆後故也散騎常侍鄭襲議用閏之後月吏部郎中劉耽議閏無定所其名稱則在上月卒以閏者以所附之月爲周大常丞殷合議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先儒舊説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列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若閏非月數功服葬月於何用之於葬則數於祥則不用二義未知安也又鄭襲難范甯云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答曰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會稽內史鄭惜議若云天無是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若云情重則宜包輕

則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不本乎歷數又宋大帝公庾蔚之議以閏亡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若用閏之後月則節候已殊使以閏十二月亡若用後月祥忌則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冬亡而春感又乖致感之本梁天監中定議節屬前月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宜以後月爲忌並見通典大韶謹案閏者合氣盈朔虛而成積三十三月其餘分滿月策則置閏故公羊謂天無是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三年問記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

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然則齊斬以年計功緦以月計遲數雖殊其爲時日也同若以閏數則服九月者未滿三時服五月者未滿二時服三月者未滿一時然則謂年計者不得闕時日以月數者卽得闕之恐非先王制服之義喪以閏數謂以閏月亡卽以閏月起算卽死與往日之義服不以閏數卽生與來日之義穀梁與禮合若晉宋諸儒所議固識所無容議也

忌日者親亡之日也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之有所

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是也夫日者是日也感覩之於是
日亡而生哀戚故曰終身之憂終身也哉非終父母之身
終其身也與練祥之有定限者別練祥者喪服變除之節
也以閏三月五日亡至來年三月五日爲忌日如范武子
說以後年閏月五日爲忌是謂忌月非忌日矣且閏必積
三十三月前閏在三月後閏當在後三年之十二月非忌
日而忌逢忌而不忌於理於情兩相乖剌殷含謂忌不可
遂是也又謂祥不必本月說又兩歧當以庾蔚之說爲正
禮朞而小祥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時日有定假以閏三
月五日亡閏三月者前三月之餘日也至來年四月而小
祥後年五月而大祥七月而禫如以本年三月亡來年適

逢閏三月自然以四月爲小祥不數閏若前所議大祥之月逢閏此但當論已滿二十五月以否不當論祥月之爲閏也如未滿二十五月而此第二十五月爲閏月自不當以附前之月爲數當以後月爲祥祭如已滿二十五月而此第二十五月爲閏月當以前月祥不必計後閏月後月當包在禫內不數此固禮之顯然明白而無可疑者

七年秋公伐邾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說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鄭

駮曰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自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成數

徵曰周官王制所云皆計地以立算法非受封之實數也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此總數畿內外地也下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案百里爲同封方百里者三十當除去三十同故曰餘方百里者七十也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案十里爲成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七七四十九方七十里者一爲方十里者四十九以方七十里者六十計之六四得二千四百六九得五百四十共方二千九百四十里故曰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七十同應存四十同六十成故曰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案五五二十五方五十里者一爲方十里者二十五以方五十里者百

有二十計之百其二十五為方二千五百里二十其二十五為方五百里是為三十同故曰為方百里者三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應存十同六十成故曰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此即前總數分算之而核其餘地故曰千七百七十三國非周之封國實有此數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而職方氏則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百(依注當云十有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鄭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五五二十五一公方二千五百里故可四)以其千里封侯則

可六四四十六六侯方九千六百里餘四百里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三三而九十一伯方九千九百里餘一百里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王制分析之職方氏則約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鄭云可四可六可十一可二十五可百此解最善否則周之上公僅有虞虢宋此三國者安得有方五百里之地其非實封亦明矣而鄭於王制注云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

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爲大韶謹案此鄭意爲之說不可

爲典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此定員也致仕者無

定安得謂致仕之公必有三卿必有六大夫必有二十七

其云三孤無副者鄭旣以此三等之國各差以三卿有六

幷致仕者爲十二若三孤亦有副則爲十八王子弟之封

僅有三與大國之三小國之二十七參差不合故又爲之

說曰三孤無職豈知周官有孤卿本無三孤之稱不得以

三備數也作記者祇明算法解者必欲以實數充之則窒

矣古人於數之極者則言萬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是

也於數之衆者則言百則百斯男是也論衡藝增篇曰尚

書協和萬國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幷及夷狄也言

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道堯之德大所化者衆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案充說得之謂之爲增非也極言之耳

十一年五月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左傳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正義曰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啟殯而葬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時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爲功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横之臣爲之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曰詩云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葬之有歌不爲害也復存之

徵曰此於禮無考劉峻注世說新語任誕篇引譙周說亦以爲起於田橫蓋橫自刎從者不敢哭故爲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輓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案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史記絳侯世家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於田橫然譙周引禮之文頗有明據疑以傳疑以俟通博晉書禮志新禮以爲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非經典所制違禮銜枚之義摯虞以爲挽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足以感衆

雖非經典所載歷代故事大詔案孝標據莊子以證確矣但雜記云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葆御柩鄭注執紼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執金鐸率眾左右各八人柩以號令於眾也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為進退之節也是柩車行時執紼者方且銜枚以聽司馬匠人之進止何邪許之有新禮摯虞所定故云爾然謂非經典所載亦不知起於何時

二十五年左傳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聲子韈以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殻之是以不敢注古者見君解韈陳氏禮書引此傳曰韈而登

席則履有襪矣史記張釋之爲王生結襪傳曰文王左右無結襪之士則襪有繫矣梁天監閒何書參議禮跣襪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消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蓋方是時有不跣襪者故議者及之

徵曰禮有舄有屨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素屨葛屨鄭注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后惟祭服有舄褘衣之舄下有青舄黑舄又注士冠曰王之吉服有九而舄三赤舄配冕服白舄配皮弁服黑舄配冠弁服士冠曰元端黑屨素積白屨爵弁纁屨有屨無舄詩言舄者三狼跋韓奕並言赤舄車攻言金舄箋金舄黃朱色也皆冕服之舄也是古者貴者有舄有屨賤者無舄

故屨人又曰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不言舄也韈字不見禮經鄉飲鄉射燕及大射四篇並於徹俎後說屨升坐燕大射臣侍君燕之禮也與飲射禮同但言說屨不云解韈毛氏奇齡經問曰燕禮君但說屨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韈也大韶案宣二年傳晉靈公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跣以下（燕脉本）是飲酒皆說屨升坐故少儀記說之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蓋朝聘饗食主乎嚴皆立行禮無坐法惟燕有請安之儀安坐也玉藻云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與宣傳合說屨之法亦有二曲禮記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此升堂而說也又曰

戶外有二屨此入戶而說也燕坐或於堂或於室堂則說於階下室則說於戶外知古者坐必跣襄五年傳公跣而出此悼公聞魏絳言恐遲不暇納屨遂跣而從路寢以出也奚得以跣解爲解襪古所謂跣皆說屨惟始喪與有罪者則徒跣問喪云親始死徒跣昭三十一年傳季孫練冠麻衣跣行是也若解襪則徒跣矣詩采菽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箋云邪幅如今行縢偪束其脛戴氏毛鄭詩攷正引此傳曰解襪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大昭謹案戴說非也幅與偪同內則云偪故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副束也桓二年傳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詩以邪幅與赤芾並言與傳義同詩非言燕飲何得云解

韈而見邪幅韈之制於經典無考惟釋名云韈末也在足末也一名䘜䘜足者也然則古之韈僅覆足而已其白鄒以下至脛以上有邪幅以束之諸侯來朝當亦芾金舄安有服舄而解韈者乎此傳於禮無徵杜云臣見君解韈肌說耳

春秋傳禮徵卷十

春秋禮徵十卷朱大韶虞卿撰虞卿字仲鈞華亭人嘉慶己卯舉人選授遠教諭以憂歸紳士留主眞儒書院再補江寧縣教諭卒年五十治經宗高郵王氏以形聲訓詁引申假借通古人所闕尤熟精三禮凡大小典禮古今傳譌者爲之反覆辨證不茍同不茍異務要於至確此書取春秋之言禮者合三傳經史通典及先儒之說融會而貫通之朱蘭坡學士推君邃於三禮前刻實求是齋經義已收惠公仲子說不識世卿說不諱狩於河陽說躋僖公說仲嬰齊說不書閏月說初稅畝說短喪說八篇爬梳古義見重禮家今搜得全稾亟刊行之以饜學者歲在旃蒙單閼小春吳興張鈞衡跋